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十二回 會花蔭妥娘邀寵 舞後庭麗華索詩

詩曰：帝位曰大寶，天子名至尊。
豈獨主社稷，忝贊乾與坤。
神明且呵護，況乎亡鬼魂。
後世荒淫主，明德不復敦。
年年窮土木，日日傾芳樽。
驕奢享作福，官爵施為恩。
音蕩之則曠，色荒之則昏。
朝廷威與德，喪盡不復存。
所以死妖孽，亦來瞰其門。
聖躬既被侮，家國安足論。

話說煬帝與蕭後，游了三神山，正要泛龍鱗渠游十六院，不料夜深月落，天色向晨。煬帝尚自躊躇。蕭後道：「樂不可窮，願留有餘不盡之興，以待來日。」煬帝方才傳旨，叫眾宮人一半掌燈，一半奏樂，照前在馬上送歸。煬帝與蕭後，離了龍舟，上了玉輦，一路上仙樂繽紛，花燈夾道，依舊大吹大擂的迎入皇宮。正是：

去時明月為燈送，歸路花燈代月迎。
唯有笙簫與絲竹，伴君來去不停聲。

煬帝自與蕭後為清夜之游，神情愈覺放蕩。日日只在歌舞上留情，時時只在裙帶下著腳，無一日不到西苑遊玩。或三更才去，或半夜方歸。御道上宮人太監，往來不絕；皇城與西苑的禁門，徹夜俱開。煬帝因往來太密，敕各院夫人，俱不許迎送，隨他一時高興，或來或去，蹤跡俱無人知道。今日是這院留宿，明日在那院盤桓；或是私自勾挑；或是暗中打合。不多時，這西苑中十六位夫人，三百二十名美人，及無數的宮女，差不多也都行幸遍了。最寵幸的，只有朱貴兒、杏娘、俊娥數人而已。俗話說得好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原來煬帝最喜是偷香竊玉。若是暗中取巧相遇，便十分爽暢，以為得意。這些宮人，都曉得煬帝的性兒，一個個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採樵人，都假假的東藏西躲，以圖僥倖。煬帝私幸時，就有人看見，哪個敢出來撞破！一夜，煬帝在積珍院飲酒，忽聽得笛聲清亮，不知是誰家院吹，遂私自走出院來竊聽。那笛兒高一聲，低一聲，斷斷續續，又像在花外，又像在柳邊，再沒處找尋。此時微雲淡月，夜景清幽。煬帝隨了笛聲，沿著一架小花屏，信步走來，剛轉過了幾曲朱欄，行不上二三十步，笛聲倒尋不見，只見花蔭之下，一個女子，獨步蒼苔而來。煬帝看見，倒將身子往太湖石畔一躲，讓那女子緩緩走來。將到面前，定眼一看，只見那女子，年可十五六歲，生得梨花嫋娜，楊柳輕盈，淡妝素服，在月下行走，宛然一色。漸近石旁，忽長吟兩句道：

漢皋有佩無人解，楚峽無雲獨自歸。

煬帝見是個有色女子，又聽見吟詩可愛，也不像自家苑中的宮人，就像遇了仙子一般，慌忙從花影中突出，將那女子輕輕一把抱住。那女子著一驚慌，問道：「是哪個？」煬帝低低笑道：「是要替你解佩的！」那女子急轉身，看見是煬帝，慌說道：「賤婢不知是萬歲爺，有失迴避，罪該萬死！」便忙忙的要跑將下去。煬帝抱住不放道：「你這樣標緻，哪個罪你！只要你解佩與我。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婢下人，萬歲爺請尊重，有人看見不雅。」煬帝笑道：「一時戲耍，有什麼不雅！」遂悄悄將那女子，抱入花叢之內，也不管高低上下，就借那軟茸茸的花茵為繡褥，略略把羅帶鬆開，就款款的鸞顛鳳倒。原來那女子，尚是個未破瓜的處子，不曾經過風浪。起初心下，只要博君王寵幸，故含羞相就；不期被煬帝猛風驟雨一陣狼藉，弄得她嬌啼婉轉，楚痛不勝。煬帝見了又可愛，又可憐，心下十分快暢。須臾雨散雲收。二人看見，嘻嘻的笑個不住。正是：

花茵雲幕月垂鉤，悄悄冥冥夜正幽。
謾道皇家金屋貴，碧桃花下好風流。

煬帝見她是個真女子，更加歡喜。因抱在懷裡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萬歲爺今夜不過是一時高興，問名做什？就問了，也記不得許多。」煬帝微笑兒罵道：「小妮子怎見得就忘記了？你這樣乖乖，還不說存什麼名字。」那女子方說道：「賤婢小字叫做妥娘，就是清修院裡宮人。今日大造化，倒蒙萬歲爺寵幸，只望天恩憐念。」煬帝道：「你既經朕幸，定不相負你；今夜這段光景甚奇，自然記著。」二人又偎倚了一會，忽遠遠見一個燈籠照來。妥娘道：「萬歲爺去罷，不要被人看見，笑萬歲爺沒正經。」也說得是。你且回去，朕明日到院中來看你。」妥娘道：「萬歲爺明日不來，卻將奈何？」煬帝道：「朕不哄你。」二人說罷，抖抖衣裳，乘微微的月色從花屏背後折將出來。才轉過一株大碧桃樹下，有人在背後將衣掌扭住。二人吃了一驚。忙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叢亂黃茶，將裙子抓住。二人又癡癡的笑了一回，方才分手走開。

不提妥娘竟自歸院，卻說煬帝走出花蔭，也不尋積珍院的舊路。看見隔河影紋院中，燈光輝輝，便轉過了小橋，竟悄悄的走入院來。只見院主劉夫人，與文安院狄夫人，正在那裡呼盧飲酒。煬帝輕輕的走到面前叫道：「二妃子這等快活，何不帶朕一飲？」二夫人看見是煬帝，慌忙起身迎住道：「聞陛下在積珍院與樊夫人受用，如何高興到這冷落院來？」遂邀煬帝入座。煬帝才走到座邊，狄夫人早看見煬帝素龍衣上有許多血痕，連忙上前拿起看時，史見血跡還是濕的。因笑道：「陛下這血痕來的有些古怪。」煬帝嘻嘻的說道：「有什麼古怪？」劉夫人也扯起來看看道：「我說陛下如何肯來，原來有這樣喜事！」煬帝又笑道：「有何喜事，要妃子這等猜疑？」狄夫人道：「陛下替哪個宮人破瓜？說明了，妾等好會齊各院與陛下賀喜。」煬帝也不答應，只是嘻嘻的哂笑。劉夫人道：「陛下料不肯說，且看熱酒來，與陛下扶頭。明日奏知皇后，自有人來盤問。」須臾眾美人斟上酒來，大家說一會，笑一會。煬帝因心下快活，放量痛飲，不覺爛醉。劉夫人遂扶入後院宿了。次日起來吃了早膳，就駕了一隻小舟，到清修院來，秦夫人接住。煬帝到了院中，見許多美人宮女，都在面前承應；只不見妥娘，又不好問。遂同了秦夫人，只推到各處閒步，便來找尋妥娘。剛走到南軒外，只見妥娘在那裡卷著袖子摘花，看見煬帝微微的笑一笑，便走過一邊。煬帝佯問道：「這個宮人為何再不曾見？」秦夫人道：「因她年小，恐不諳事，隨她各處閒耍，故未曾承應。」煬帝道：「看她顏色鮮妍，倒也做得一個美人。」妥娘聽見說做美人，便走近跟前，磕一個頭說道：「謝萬歲天恩。」煬帝見她就來謝恩，倒笑將起來道：「這妮子小便小，倒也乖覺。」秦夫人亦笑說道：「謝恩這等快當，明日萬歲要幸你時，不要又假假推卻。」大家笑了一回，就帶了妥娘到前廳來飲酒。正是：

莫道君恩不有私，相看一笑有誰知！
休誇玉貌堪邀寵，遇合從來要及時。

煬帝自私遇妥娘之後，以為奇事，巴不得又撞見一個。因此凡到各院閒耍，只是獨來獨往，不多帶人。一日在仁智院，看杏娘舞錦氍毹，吃得大醉，一時煩躁起來，帶了兩個小太監，駕了一隻龍舟，搖過北海，要到三神山上去看落照。剛到得山下，忽天氣晦昧，將照色收了。煬帝便懶得上山，就在傍海觀瀾亭中坐下，休息一會。此時酒尚未醒，又恍恍惚惚，倚著石欄杆假寐。不多時，忽見海中湧出一隻小小船兒，衝濤破浪，飛也似望上搖來。煬帝正在寂寞之時，忽見有船來，只疑是哪一院夫人來接，心下甚是歡喜。一霎時搖到面前，攏了岸，卻不是各院夫人，只見先走上一個內相來報說道：「陳後主要求見萬歲。」

原來煬帝與陳後主，原最相厚，自小往來甚密。忽聽見後主要見，便忙叫請來。那一個內相去不多時，忽見陳後主從船中走將

起來，戴一頂軟翅的烏紗，穿一件暗花的細蟒。到了亭中，見煬帝便要行君臣之禮。煬帝忙以手攙住說道：「朕與卿舊交，故人何須行此大禮！」陳後主謙遜了一回，依命只是一拜。

拜罷，後主說道：「憶昔年少之時，與陛下同隊戲游，情意同於骨肉，別來許久，不知陛下還相憶否？」煬帝道：「垂髫之交，厚於同氣，昔日遊戲之事，時時在念，安有不記之理！」後主道：「陛下雖然記得，但今日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比往日大不相同，真令欣羨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富貴乃偶然之物，卿偶然失之，朕偶然得之，何足介意！」因問道：「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，近來風月何如？」後主道：「風月依然如舊，只是當時那些錦繡池台，已化作白楊青草矣，怎知得陛下五湖北海的風月，正在秀美之時！」

煬帝又問道：「聞卿曾為張麗華造一所桂宮，在光昭殿後開一個圓門，就如月光一般，四邊皆以水晶為障，後庭卻設素粉的罽思，庭中空洞洞，不設一物，惟種一株大桂樹。樹下放一個搗藥的玉杵臼，杵臼旁邊養一個白色兔兒，卻叫麗華身披素裳，梳凌雲髻，足穿玉華飛頭履，獨自在中間往來，大家都叫做月宮，叫張麗華為嫦娥，此事果然有麼？」後主道：「實是如此。」煬帝道：「若果如此，亦覺太多。」後主道：「起造宮館，古昔聖王皆有一所月宮，能費幾何？臣不幸亡國，便以為侈！今不必遠引古人為證，就如陛下，文皇帝臨國時，何等節儉，也曾為蔡容華夫人造瀟湘，沿綺窗帆邊都以黃金打成芙蓉花，妝飾在上面，又似琉璃網戶，又將文杏為梁，各處雕刻飛禽走獸，動輒價值千金，此陛下所目睹也，獨非侈乎？幸天下太平，傳位陛下，後日史官但知稱為節儉，安肯思量及此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卿可謂善解嘲矣！若如此說，則先帝下江南時，卿一定尚有遺恨。」後主道：「亡國實不敢恨，只想在桃葉山前將乘戰艦北渡，那時張麗華方在臨春閣上，試東郭逋的紫毫筆，寫小研紅箋，要做答江令璧月的詩句，尚未及完，忽見韓擒虎擁兵直入，此時匆匆逼迫，致使麗華的詩句未完，未免微有不快耳！」煬帝道：「往事不必話矣！但不知麗華，今日安在？」後主道：「現在舟中。」煬帝道：「何不請來相見？」

後主將手往船上一招，只見船中有十數個女子，或是拿著樂器，或是捧著酒食，都一齊走上岸來。看見煬帝，便齊齊拜伏在地。煬帝忙叫起來，仔細一看，只見內中一個女子，生得玉肩雙，雪貌孤凝，韻度十分俊俏。怎見得？有《謁金門》詞一首為證：真無價，不倩描月畫。白白青青嬌欲化，燕妒鶯兒怕。不獨欺班羞謝，別有文情蘊藉。一曲《後庭》猶未罷，已成亡國話！

煬帝見此女生得美麗非常，便目不轉睛看了半晌。後主笑道：「陛下再三注盼，想是不識此人；此人即麗華也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張貴妃！真個名不虛傳。」張麗華道：「賤妾陋質，謬蒙陳主留愛，何敢當至尊過獎？」煬帝道：「昔聞貴妃之名，今睹貴妃之貌，又與故人相聚，真快事也！但恨一時無酒在此，與二卿為歡。」後主道：「臣隨行倒備得一樽，但恐褻瀆天子，不敢上獻。」煬帝道：「卿與朕故交，一時助興何必拘禮！」後主即叫麗華送上酒來。煬帝接杯在手，只見杯上的綠色，與杯裡的紅光，兩兩相映，都化成一痕痕的光彩。原來那杯是一個綠回文的測海蠹製成，盛的卻是紅梁新釀，故有此美色。煬帝看了，滿心歡喜，拿起來就一飲而乾。張麗華見煬帝吃得快，連忙又斟一杯奉上。煬帝也不推辭，又是一飲而乾。麗華再斟上三杯，煬帝便目視後主說道：「朕聞張貴妃，一曲《後庭花》擅天下古今之妙。今日幸得相逢，何不為朕一奏？」麗華辭謝道：「妾自拋擲歲月，人間歌舞，不復記憶久矣；況近自井中出來，腰肢酸楚，哪裡有往時姿態，安敢在天子面前取罪？」煬帝道：「貴妃花嬌柳媚，就是不歌不舞，已自脈脈銷魂；歌舞時光景，大可想見，何必過謙！」麗華再要推辭，後主便說道：「既是聖意殷殷，卿可勉強歌一曲。」麗華無可奈何，只得叫侍兒將錦茵鋪在亭中，一齊奏起樂來。她卻慢慢的走到上面，按著樂聲的節奏，巧翻彩袖，妖折纖腰，輕輕如蛺蝶穿花，款款似蜻蜓點水，起初猶乍翻乍翔，不徐不疾，後來樂聲促奏，她便盤旋不已。一霎時紅遮綠卷，就如一片彩雲在滿亭中亂滾。須臾舞罷，眾樂皆停。她卻高唱新音，輕翻別調，嚶嚶的歌唱起來道：

麗宇芳林對高閣，新妝豔質本傾城。
映戶凝嬌乍不進，出帷含態笑相近。
妖姬臉似花含露，玉樹流光照後庭。

麗華歌舞罷，喜得個煬帝魂魄俱銷，極口稱贊不已。隨命斟酒二杯，一杯送後主，一杯送麗華。後主接杯在手，忽泫然泣下道：「臣為此曲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曾受用得幾日，遂聲沉調歇！今日復聞此歌，令人不勝亡國之感。」煬帝道：「卿國雖亡了，這一曲《玉樹後庭花》卻是千秋常在的，何必悲傷！」後主道：「後庭賴麗華而傳，臣實有愧。」煬帝道：「後庭一曲，麗華歌舞之妙，固自不能有二；然卿此詞寫美人嬌情豔態，歷歷如畫，卿之美才，亦與貴妃不相負矣。」後主道：「臣才菲陋，這些俚詞，皆是宮中無事，借此消遣，何足以當聖贊。」煬帝道：「卿酷好翰墨，別來定有新詩，可誦一二首與朕賞鑒。」後主道：「臣近來情景不暢，無興作詩，只有寄侍兒碧玉與小窗詩二首，聊以塞責，望陛下勿哂。」因誦《小窗》詩云：

午睡醒來曉，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，偏旁小窗明。

又誦《寄侍兒碧玉》詩云：

離別腸應斷，想思骨合銷，愁魂若飛散，憑仗一相招。

後主誦罷，煬帝再三稱賞。後主道：「亡國唾餘，怎知得陛下雄才麗藻，高拔一時。」麗華因懇求道：「聞陛下天翰淋漓，妾今幸蒙垂盼，願求一章，以為終身之榮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從來不能作詩，有辜貴妃之情，奈何？」麗華道：「陛下泛龍舟於五湖時，醉後揮毫，頃刻而成《望江南》八首，又御制《清夜遊》曲，何言不能？還是笑妾醜陋，不足以當珠玉，故以不能推托。」煬帝道：「貴妃何罪朕之深也！朕當勉強應酬。」麗華隨叫侍兒將紫端溪小硯、湘管筆與自制的烏絲錦箋，捧到煬帝面前。煬帝拂箋，信筆題詩一首云：

見面無多事，聞名爾許時，
坐來生百媚，實個好相知。

煬帝寫了，送與麗華。麗華接在手中，看了一遍。卻見詩意來得冷落，微有譏諷之意，不覺兩臉俱紅赤起來，半晌不做一聲。後主見麗華含嗔帶愧，心下也有幾分不快，便問煬帝道：「此人顏色，不知比陛下蕭後，還是誰人美麗？」煬帝道：「貴妃比蕭後鮮妍，蕭後比貴妃窈窕，就如春蘭與秋菊一般，各自有一時之秀，如何比得？」後主道：「既是各有一時之秀，陛下的詩句，何輕薄麗華之甚！」煬帝微微的冷笑道：「朕天子之詩，不過是一時適興而已，有什麼輕薄不輕薄！」後主大怒道：「我亦曾為天子，不似你這般妄自尊大！」煬帝大怒道：「你亡國之人，焉敢如此無禮！」後主亦怒道：「你的壯氣能有幾日？敢欺我是亡國之君！只怕你亡國結局時，還有許多不如我處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朕巍巍天子，有什麼不如你處！」遂自家走起身來要拿後主，後主道：「你敢拿誰？」便要迎將上來。只見麗華在旁邊，將後主扯了走道：「且去且去，後日吳公台下，少不得還要與他相見。」二人竟往海邊而去。煬帝大踏步趕來，趕到海邊，忽然一陣陰風捲起，恍惚之間，二人連船都不見了。煬帝猛然一驚，方才想起她二人死已久矣，就像做夢才醒一般，嚇了一身冷汗。忙問兩個小近侍道：「你們曾看見什麼？」近侍道：「奴婢不曾看見什麼，只見萬歲爺昏昏沉沉，坐在上面。煬帝聽了一發驚悸起來。及看天時，早已漸漸昏黑；又不見有人來接，只得忙忙帶了兩個小近侍，走下龍舟，叫快搖到龍鱗渠去。煬帝原是一時酒後高興，過海閒耍，各院俱無人知道。搖船內相又少，一時海中又恰恰起了大風，頂著船頭，搖來搖去，只在海中打旋，如何得它過去。煬帝看見，忽然歎一口氣說道：「此風可稱跋扈將軍矣。」正是：

情昏忽遇風流鬼，色障偏逢花月妖。
莫怪大風稱跋扈，須此君聽唐堯。